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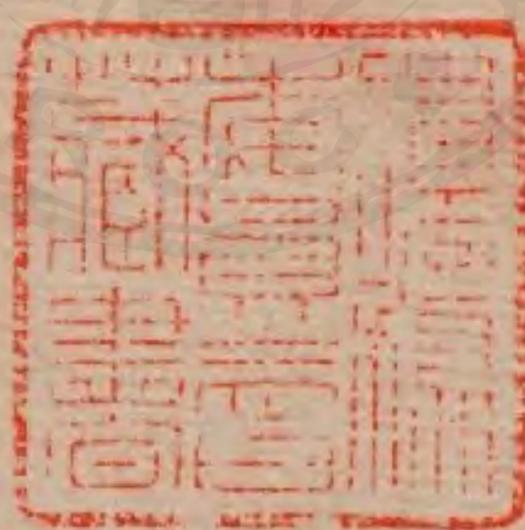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文鑑

(十)

呂祖謙詮次



商務印書館發行

僑務委員會
OCAC



01320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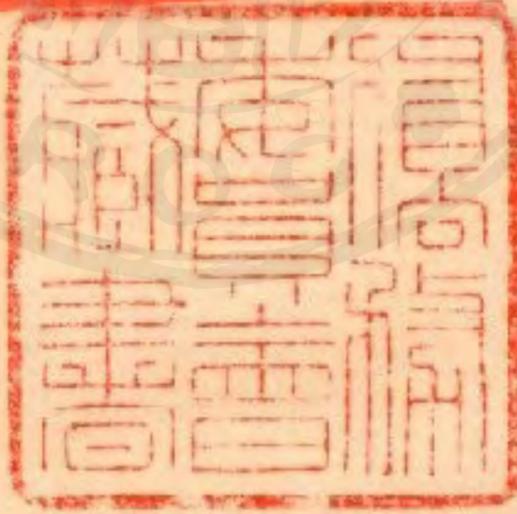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474

宋文鑑
(十)

呂祖謙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七十八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定州閱古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畫舫齋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吉州新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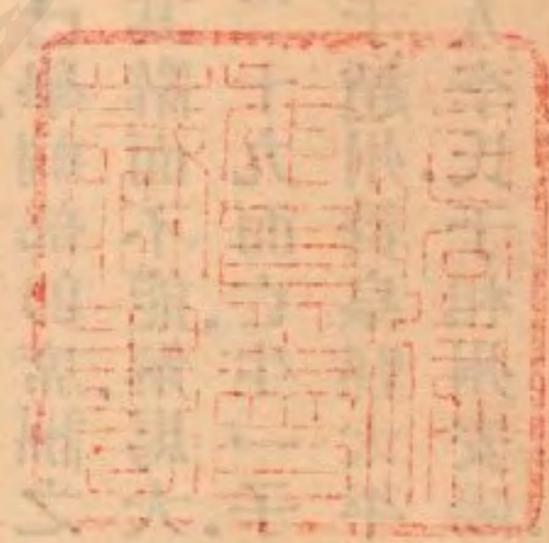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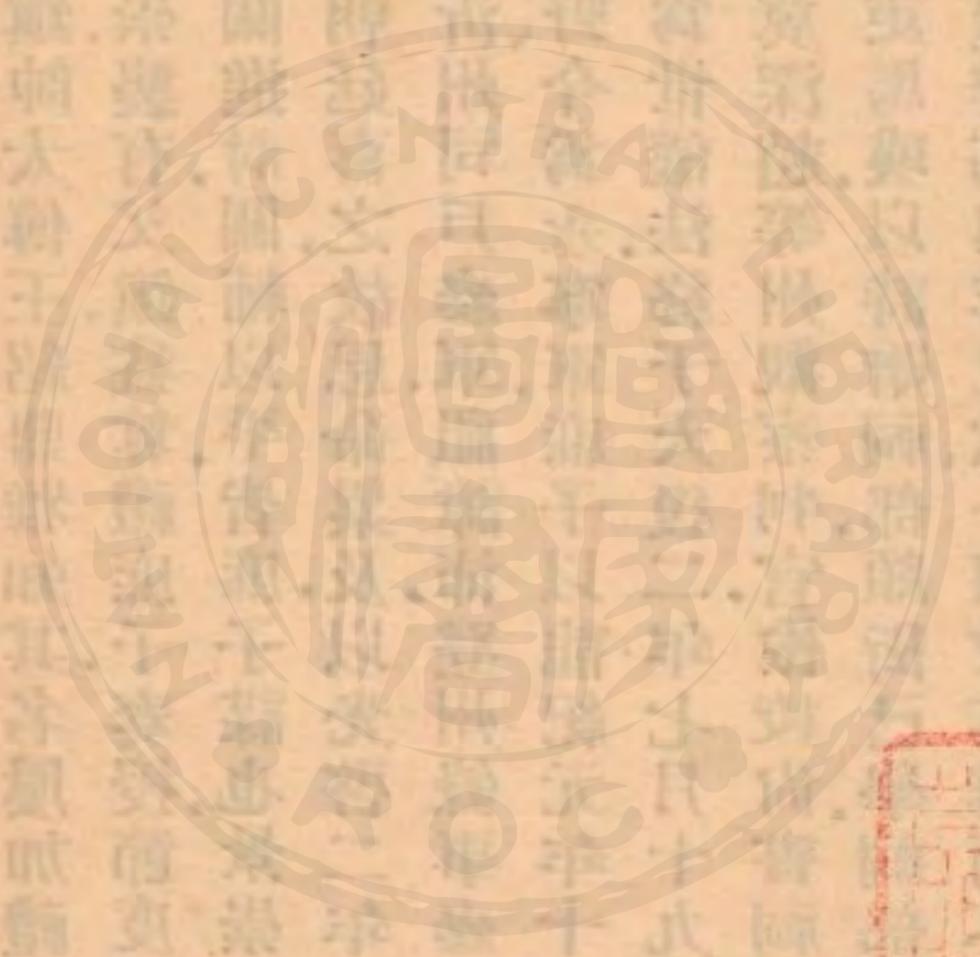
志古堂記

滄浪亭記

待月亭記

宋文鑑

卷第七十八



韓琦

韓琦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尹洙

蘇舜欽

劉牧

一〇五三

國家圖書館



003907359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拙、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爲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爲世儀法、終于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彘、以詩贈祠部、頗銜己學、祠部卽席誦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爲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

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告而啓壙，自下以甃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爲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翦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高閎，旣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誠于子孫曰：夫謹家謀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旣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尙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

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尙而增暮之宜。免夫毀圯坍塌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脩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

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畫舫齋記

歐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崑崙。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

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脩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

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爲俎豆籩筐。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脩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

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脩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踈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抑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有美堂記

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旣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辭曰。夫

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致。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憂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

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平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待月亭記

劉牧

春卿劉侯。監兵于堯之明年。作新基。侈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栖雞于垣。閉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於園。縱觀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呼卒夫。具畚掬。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卽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之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繼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孚在道。以蓄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

言古人不如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享成之歲月牧固不讓云

林深處文來寸錦文與典文為文用內四思... 雖味與言四又二典義又曰文苑文... 為登得享性湖景登吾之帶烟眼... 林文又夏文海泰脚略上離然... 與文夫享以所樂遠前事也且以... 善水術焉是千新對而又問公文... 文日因斯士以佳其基四文日如... 似千平籍長利卒夫具... 宜留以共存風至五林... 主人謝問其具文... 答曰... 春... 文... 日... 一... 文... 三...



特具奉請

陳... 姓

宋文鑑卷第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先秦古器記

劉敞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木山記

蘇洵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尙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敍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邴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尙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旣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駢之詩是已不然則殼殼者墨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駢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敷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柏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檉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檜孔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蒨芡蘭菊苻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

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爲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蠡爲巨防。扼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朞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廩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間。垣墉塹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功卽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桑趾于淵，灑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

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基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誦發舒。旣政大行。民以息寧。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徒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

繆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實。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

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優于其君。於其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絜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歐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母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視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

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尙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廚之後廡。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棗稅。圩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

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閒利害。不能以稊米。父母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闕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

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暉。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託予記。予與齊暉。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暉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甚。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頻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庖湏之房。布列兩序。廐圉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尙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出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芴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蔓。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鳥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螳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

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蓀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湔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

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黍糠於黑水之灣。

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終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隄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

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崑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覲。若歸賑賀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駟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旣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歧旁他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里。境內所包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

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廐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旣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推古之事。而歎今爲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敍如

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旣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婦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熹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黝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擅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

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鋌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比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盞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旣戒旣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隄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澠池縣新溝記

趙瞻

澠掖巖嶽。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歲。大霖潦注。邑中途湍。鏃濤齧。寢淫奔射。自道距歧。以泝于劇。衢康達已。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高。木擁槍纒。網防倍屏。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恠憚。吏耽耽第。養威堂。皇上坐廣臥安。烏卽民謀。由此故城中。地寢久注。蝕淪爲坎。窞車蹄馬跌。冤嘖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爲縣。凡民病政蠹。鑿剔燔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會。濬仞夷洒。並隅而東。順達于谿。鋪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工。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顧

直工一月已。旣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脈湊。如避善政。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侈肆。民家按堵。所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而不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啓塞從時。則違時僞工。猶趣興役。況是作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則葺舊補敝。猶爲按職。況是舉也。揭爲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朗某日甲子。河南澗作新溝。庶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和。所樂觀者。天地之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龜鼉魚鱉之所錯。祕恠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秦人精神。蓋耳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爲登州也。爲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爲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胷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始。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

不交口詠其交賓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爲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充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爲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閭闔之萬家。於千峯之繚繞。朝暘曠曠。破氛霧於嶺岼縹渺之石。而水搖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沒。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冰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騖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屨。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笏筭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穿屨。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擊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爲夫居者厭於局束。行者甘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爲我不能久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游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

意可謂賢矣。吾爲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充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爲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爲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稿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旣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政，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旣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楊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序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迺爲民畎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爲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皆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溥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溥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溥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溥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溥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願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旣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巴焦叢植。櫓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尙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卽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創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鈎折。繪圖以聞。卽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庀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摠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

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日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樓題之襲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袞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旣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尙。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勳。伐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旣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墮。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問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不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庶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旣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抑而登。則恩見於棖。梠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儻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頹政。

宋文鑑卷第八十二

曲盡其妙而筆其趣非高人不能也... 記

映之常墨君堂記... 蘇軾

余嘗稱淨因院畫記... 蘇軾

李氏山房藏書記

之象而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立不勝莊子祠堂記... 蘇軾

如神之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不覺之放鶴亭記... 蘇軾

畫出而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其目為南安軍學記... 蘇軾

醉心成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得林而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軾

孫公步東軒記... 蘇軾

其人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攀拳脊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

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恠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

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雖。而

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劔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恠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

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處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

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筧管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蚻。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筧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筧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筧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

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尙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蕪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後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嘯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

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主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媿於古人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劔南西川。原壑衍沃。毗庶豐夥。金縉紵絮。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旣非齷齪循桑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旣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庫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翦然。蔽沒蓬藿。嚮所涖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旣至。攷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是聞侯之

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牆爲一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廈。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霤延廡。衡欄擁衛。牕戶通潔。若翔而尙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葩珍木。悅眞賞于其下。寬袤可以觴賓侶。精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而外臺之偉觀也。旣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爲楊長沙敘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簠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

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濱水患尤甚旣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旣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恠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尙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宋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遺老齋記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湖學田記

重修御史臺記

適南亭記

蜀州重修大廳記

考古圖後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



蘇轍

蘇轍

范祖禹

顧普臨

曾肇

陸佃

呂陶

呂大臨

蘇轍

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士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

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于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爲心固周矣。而聖人不

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俊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旣數年，迺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之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以二年之人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墮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對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

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眞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倂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庫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庫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樞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今上卽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闔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圉。深覲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

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蘊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叢山。以尋將軍祕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

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尙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爲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絜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資一山而已。況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爲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爲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爲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爲之甚詳。以至榆莢葱韭。口有常數。二歲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

實蓄蔭芟。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爲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函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蒞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圯。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訪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庠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賓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爲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爲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也。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升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閤闢而大。奧阼別而正。困倉廩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士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概如此。故予樂爲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爲輪扁之說。芻狗之論。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爲僞。以智爲鑿。以仁爲姑息。以禮爲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爇典籍。

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罄歎。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爲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爲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尙病歟。啓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爲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宋文鑑卷第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大雅堂記

汧水新渠記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雙槐堂記

照碧堂記

新城游北山記

高廟碑陰記

拱北軒記

易庵記

顏魯公祠堂記

絳州思堂記

王无咎

張舜民

黃庭堅

陳師道

張耒

張耒

晁補之

晁補之

唐意

鄒浩

唐庚

唐庚

張耒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无咎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爲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闕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爲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墮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爲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爲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爲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致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繕繒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旣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之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爲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爲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無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爲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爲縣。東爲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尙未明。然予亦知其爲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良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爲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爲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寧卑乎而顧爲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尙臣吾佛。況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復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爲哉。至於有善地。不爲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凝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

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汧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汧句如簫。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汧。汧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汧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旣豬者。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汧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敍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汧。灌注兗豫。永平中。遵導汧。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汧。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汧。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設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

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咸平縣丞廳醑醑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醑。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醑醑。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常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薍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旣已擊逐。鈞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

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醅醪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

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閉。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爲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令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闕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

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鑿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攘袂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堂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鴟。鵲。

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疑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凡積一百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次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顯帝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旣已損墜而爲石矣。尙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爲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內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旣已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易庵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

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爲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爲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孰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損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尙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之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尙友之意也。嘗試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大繹

金臺太守時候。默而好深沈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旣來者果可去耶。夫惟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槪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瞋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爲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似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眞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

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出。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爲奇恠。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

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洵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沔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尙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尙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爲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子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其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四方中。央皆明五之用也。下位去六。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形坤之象焉。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以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十一六之數。為造化之用也。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九為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四。則不成卦體。是無中正不為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在陰則為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弈碁序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所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于以見興亡之基。枯碁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

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爲上。戰爭而得之者爲中。孤危而得之者爲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爲上。謹固而陳之者爲中。懸絕而陳之者爲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爲上。疾速而應之者爲中。躁暴而應之者爲下。局之道舒緩而勝之者爲上。變通而勝之者爲中。劫殺而勝之者爲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爲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爲首。得湯武之訣者爲心。得秦項之計者爲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無忘敗。非止圍碁。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啓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摠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卽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羲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于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于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宦。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惣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奧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懜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覲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

恆態。豈若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墀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爲蠹螫。面作狐狸。縱峨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爲晝夜。爲寒暑。爲變化。爲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爲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

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脩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己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己當公而輔之不賢己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反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己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卽彊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己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

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剗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脩伯長後敘。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 綬

古者黃帝氏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尙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繇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卽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摧。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汗蠹不鮮。乃命易

以厚繒。加之文綉。采綵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況。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不則。柴秦兆耕。東廩篆石。仙閭葬牲。汾潯順風。訪道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衛。緘在祕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拱已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武。士之畏也。奉先登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粵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講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盍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著爲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書橫幅。其軸織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爲盛。嘻。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爲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服。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尙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鑿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內省副鑿監逮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

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卽如舊。仍以親政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荐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說耳。

輔弼名對序

劉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惣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僞。咨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顏竊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年之問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關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又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爲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爲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錄之。又有

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要。上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純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疎間之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顛頓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爲牧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鄧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寇至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爲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尙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尙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爲然。亦少殆矣。朝廷旣以朔方爲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焉。山者獸獲存焉。爲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者必卻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卻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

者。乘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爲具腰舟。設獸獲者笑之。



宋文鑑卷第八十六

士序

文介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外制集序

歐陽脩

詩圖總序

歐陽脩

慶曆兵錄序

宋祁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唐鑑序

石大介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旣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恠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

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歧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恠。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旣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用其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待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

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僊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爲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爲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亡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

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旣依鄭爲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曆兵錄序

宋 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士。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六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倖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

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懔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密。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敍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汜元。毋迺備士大夫藏家者。唯吳齋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尙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蕤舒光。翊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兪演暢。伊延閣廣內。幽經祕篇。固殫見悉。索之中敕。辨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日。剝去五千餘。猶淺末。標剽名臣舊族。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絲是知世書尙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蘊。斷鱗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挾私褚外內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

五十七類。總八目。几桴題裘。參准昔模。緗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八葉。繫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爲勢奪。毋爲賄遷。書用二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西都履道有園齋。爲退居佔畢之玩。旣志之序之。識迺拙耽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

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齷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國家圖書館



003907359



51
6-3

籍